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九

書

與章子厚叅政書二首

軾頓首再拜子厚叅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遠遂以至今卽日不審台候何似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絶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

事方是時應軾者皆憮然今日不獨爲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軾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強狠自用不以爲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遺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眞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淸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軾昔

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
所犯眞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
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追似有物使及至狂
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
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
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
又有以收恤之眞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
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
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
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

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廪相絶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爲國自重

又

子厚叅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顛

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瀆
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
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
又有闞温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兖間欲使人緝
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
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
而篤於兄弟常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
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諭使自效以刷門
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
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

更留兩月，枼必有以自效。今已去，柰何？軾語枼，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枼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枼言不謬，方欲爲具始末奏陳枼所以盡力者，爲其翁也，乞勘會其翁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枼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蒙

恩授殿直且録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絶人者也徐沂間人鷙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奬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叅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

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
未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
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旣不可言於
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
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
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
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
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
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
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

夫數十人持刦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渠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爲國自重

與孫知損運使書

文安北城如渉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廟堂已留意兵久驕惰自令警策之數年乃見效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勞費此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不憂其不閑習也宜與汞

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奬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覘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雛雛爲人猜忌好兵邊人盡知之此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爲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盡也虜漸浸德澤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但恐雛兒鷙忍其下必有不忠貪功好利之人謀之必先使北賊小小盜邊託爲不知若不折其萌芽狃於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備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及稍加優異使當淬礪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者矣所條上數

事亦甚穩帖不至張皇惟乞免入戸折變所費不多及立閑名目奬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收息時追機宜僚屬費少錢粮就地頭賞其高強者耳

與劉宜翁使君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追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刳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軾齠齓好道本不欲婚

宦爲父兄所强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此懇古之至人本不恡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軾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

設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歲裂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眞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摳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嶁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絶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

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與朱鄂州書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

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産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産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戸知之準律故

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録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

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
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眞可謂無
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
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
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
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
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
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
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
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

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朞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
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千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
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爲民自重
不宣軾再頓首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
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
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
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
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

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達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

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

峽山寺少留卽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與李方叔書

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兹秋暑起居佳勝録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

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
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
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
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
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
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
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
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
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
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

若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

萬保愛近夜眠昏不一不一軾頓首

與葉進叔書

進叔足下僕狷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與之　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爲而得此於足下也前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牕戶蕭然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知卧於虛榻也行日嘗辱贈言意勤辭直讀之使人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爲

至之中有所不至者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狥人則疑于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狥物則蔽于物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與物之說耶至以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爲狷介寡合者足下顧不亮乎夫投規于矩雖公輸不能使之合何則方圓者殊也雜宮之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緩急者異也對辨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何則

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遺韓愈之書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矧其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書

與王庠書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

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
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
邦僵仆者相屬于前然亦有以取之禁寒暖失宜
則饑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
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
深念前後所樂者述文字閒有古作者風力大略
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于達
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
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
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

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乎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幾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月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者滿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于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媚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于得而已今程軾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

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
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謝歐陽內翰書

軾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

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

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顧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

謝梅龍圖書

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

影響符節之容夫以終身之事而決於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擿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　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

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寛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謝范舍人書

軾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禀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嵗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

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
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
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
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
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
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
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
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
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之中
謹因閽吏進拜於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

人得者之多也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晩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噎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

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答張文潛縣丞書

軾頓首文潛張君足下久别思仰到京公私紛然
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
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
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
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
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
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
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
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
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

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
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
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
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
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
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
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
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
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邪酒醉來
人求書不能覼縷

答陳師仲主簿書

軾頓首再拜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顔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瑋志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濶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輙拊掌太息此自世

間有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
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
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
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
輙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
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
日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
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
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繆
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

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復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處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

等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絶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慎疾自重不宜軾頓首再拜

荅劉沔都曹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録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

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眞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㗖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荅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

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
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
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
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
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
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奥有作
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
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㓜子過文益奇
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
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

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宜

荅李廌書二首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荅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録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

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
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畧皆舊史所不
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
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
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
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
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
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
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已自孟軻以下者皆
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

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

足下未塟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旣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原不敢不盡寔惟節哀自重

又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荅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

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

得失此正制利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

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荅劉巨濟書

軾啓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情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當深計遠慮不應戚戚徇無已之悲賢兄文格奇拔誠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舊文不覺出涕詩及新文愛玩不已都下

相知惟司馬君實劉貢父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弱不能力爲發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時士人多學談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取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堪向在科場時不得已作應用文不幸爲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雖孔孟無異一經試用鮮不爲笑以此益羞爲文自一二年來絕不復爲今足下不察猶以所羞者譽之過矣舍弟差入貢院更月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解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得免解其兄

安國亦然勤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時惠問以慰飢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强飯自重

荅李琮書

軾啓奉别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為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悵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慰勞不已竊討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娱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

多勸遷居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illegible]
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illegible]
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与
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
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
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
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
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
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偽似有本末天常正
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

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畧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巳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爲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脣齒之憂貌畏而心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介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

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
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令韓存寶等諸軍
旣不敢與乞弟戰但翺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
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
爲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約誓
卽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
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
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
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必勝之術
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

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嶮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爲錢若干布筭而定無所羸縮矣工徒鬥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

僅蓄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斷而復
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官
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
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
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
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府許法外行事
與二三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
米絲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
之半使辨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
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

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獲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卽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卽每級官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柰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

族帳必殺乞第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爲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蕞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

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爲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illegible]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追促必致叛亡南州瘟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

不復堪鬬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
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
明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
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
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悉平今
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
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
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内不發發無不中今與
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强弓勁弩

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第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畧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矣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審然大畧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爲之義也軾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詬病也

與荆公見稱經義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

卷秦太虚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何乃亦可令荆
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
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
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
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皐港既開往來蒙利
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有淤塡
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輙及之未緣
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爇甚幸恕不
謹軾頓首再拜

荅安師孟書

辱書爲貺過厚吾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德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悅然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爲自爲喜者少而爲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爲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荅李昭玘書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卽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

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
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
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
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
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
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
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
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
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飲水
比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

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悵悵至
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
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
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
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亦
不暇此爲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
作當有記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
由面言臨書惘惘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啟爲謝不
宣

開道者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illegible]
未有所得也徐守辛先年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意
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況今得相承其幸于敘
雖未解乃得入處左右想念遂應成其妙實也徐
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心
不暇此爲遺恨近以告諸老不知有遺作否若果
作嘗有記文辛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
由何言臨書惘惘惟冀自愛盡本于敘爲請不
宣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五十

尺牘

與司馬温公五首 以下徐州

春末景仁丈自洛還伏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冗久稽裁謝悚怍無巳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强顏苟禄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爲國自重謹奉啓問

二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肯託附以爲寵遂使東

方陋州以爲不朽之美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
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輙不自揆
作一詩聊發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侔江湖爭訟
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濶遠舍弟非久
赴任益岑寂也

三　黄州

謫居窮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
寢食何如某以愚昧獲罪咎自已招無足言者但
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
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

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頋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四 以下俱登州

某頓首孟冬薄寒伏惟門下侍郎台候萬福某郎日蒙免罪戾之餘寵命逾分區區尺書豈足上謝又不敢廢此小禮進退恐慄未緣趍侍伏冀上為宗社精調寢興下情祝頌之至謹奉啓不宣

五

某啓去歳臨去黃州嘗奉短啓爾後行役無定因

循至今聞公登庸特與小民同增鼓舞而已亦不敢上問想識此意

上韓魏公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禀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

[illegible]貴一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日[illegible]
乞食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而[illegible]
[illegible]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
聞[illegible]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
不虚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
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
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
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適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
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
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毋弱弟自謀口腹

不暇決不能塟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塟傳者足矣陳繹學士嘗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幷以予陳而致之宋使塟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嘗獻諸公于目左右無任戰越

與王荆公二首

某啓某游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已别經宿悵仰不可言伏惟台候

康勝不敢重上謁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二 離黄州

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　未

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

老於鍾山之下旣已不遂今儀眞一住已二十

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

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

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

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

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

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上呂相公

某昨日面論邢夔事愚意本謂邢舁 平人邢夔[illegible]意其爲盜殺之苟用犯時不知勿論法深恐今後欲殺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殺但云我 恐汝是盜則死矣公言此自是謀殺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獄歸而念公言既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

謀兒於大醉不省記中打殺南貴就縛至醒取聚證爲定作可憫奏已得旨貸命而門下別取旨斷死竊聞輿議亦恐貸之啓奸若殺人者得以醉免爲害大矣軾始者亦以爲然固已書過錄黃再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後實醉不醒而殺其情可憫可以原貸若託醉而殺自是謀殺有勘司在那蘷犯時不知秦課兒醉不省記皆在可憫之科而那蘷劈杖編管秦課兒決殺似輕重相遠情有未安人命至重若公以爲然文字尚在尚書省可追改也

與張太保安道 翰林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譴而諸公交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盡不敢堅卧嫌若復伸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之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荅范蜀公十一首 徐州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荅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

地比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二 以下俱黄州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為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為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

三

蒙示諭欲為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

側旦夕聞道又況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買一小莊子矣俟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少房緡若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目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四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　哀而救之間所以救者小子

何人顧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櫓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㦤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當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五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丈獨賜收録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葢有先戒也反

覆討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
體書謹爲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
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六 以下俱翰林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
世故堅臥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
頹靡雖非落落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
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
萬萬爲國自重

七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夫絕意軒冕然猶嘗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八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之望翛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

容自得眞可以爲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
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九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
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
痛惜而況姻戚之厚悲怳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
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
爲朝廷下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縷縷

十

近者子豐攜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

下二子益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丈意幸以此自遣也

十一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書悽愴

與范子功六首 [illegible]州還朝

違濶歲月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竊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某蒙庇粗遣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壽熱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二

久蒙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佳勝欣慰不已暫還舊居即膺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尤爲厚幸區區即遂面究

三 以下俱揚州還朝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夭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者已散去竊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覺亦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四

辱教承晚來起居佳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皆

領邳感邳感栗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箇笓離耶呵呵

五

宿來起居佳勝巳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能枉轡甚幸子由明日奠酹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畧到押賜處便往

六

廣巖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菓感感獨飲一杯遂醉書不成字

與范子豐八首 以下俱徐州

伏審子豐南宮殊健慶抃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勝某更五七日泝汴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亭寵

二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尚未除人託爲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逾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慎不可泥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諭

三

近專人奉狀達否即日起居何如眷貴合安局事

漸淸商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並起決口未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爾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所樂更不敢有擇也子豐能爲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四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佳勝侍郎丈必在郊外過夏台候必更康安某此與纫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過彭城城下徹備高麗使巳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五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旱損七八鹽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閑局不免以此爲累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時叅候北望不勝馳情

六

新珠想日長進愛婿無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便納上婚嫁所須不可柰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似叔頗長成無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

督耳內孫想益聰淑諸甥娘亦計安也

七 以下黃州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

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

八

臨臯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峩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問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役耳

荅范純夫十一首 湖州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敎知徑赴治實增悵惘比日起居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

集千萬以時自愛

二　翰林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三　以下俱揚州

到頻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踧踖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卽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近而老病務

省事且自潁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

四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 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李 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五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 然別時亦先自陳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佳勝切 聞屢進拜喜抃無量與子功同侍邇英此最縉紳之所榮慕又

聞有旨許講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六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卽當力辭乞閑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羣望未間千萬以時自重不宣

七

忠文公碑因所顧託附但平生本不爲此中間數公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

寫已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直日曾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荅直懶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八

前日見報知新拜即欲奉書爲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散字想不深訝不寐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而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如何乍遠千萬爲道自愛

九 赴定州

所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宗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徧報諸公矣

十 惠州

某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爲萬金之良藥公久知之不在多囑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自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

亦不久到恐要知六郎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服涼藥瘖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意重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與士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柰何諸子想各已之官其孫婦甚長成旦夕到此矣

十一　惠州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予發

也長子邁與予別三年携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乃次其韻我卜我居居匪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巳寒喬木干霄昔我伊何誰其裔苗下有澄潭可漱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笑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我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麾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欸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剪髮垂髫覆此瓢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予予在都下每謁范純夫子孫環遶投紙筆求作字每調之曰訴旱乎訴澇乎今皆在

萬里欲復見此豈可得乎有來請純夫書因録此數紙寄之丁丑閏三月五日多難畏人此詩愼勿示人也

與范元長十三首 以下俱儋耳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内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絶天之喪予一至於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毁日深柰何柰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二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畧致區區耳

三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大者遠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四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秘此豈復待
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
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
惟千萬寬中順變此中百事遠不及雷然百憂所
集亦强自遣也

五

聖善郡君不敢拜慰疏言侍次乞致區區沉香少
許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六

孫行者至得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

所論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蒙矜察不即副來意臨紙哀愴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毒熱揮汗奉疏不次

七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懇乞爲骨肉保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訊否

八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粗聞近事南來諸人恐

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罹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言者必矣況其平生自有以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理卓然唯昆仲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為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

重

九 以下俱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專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羈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困危多畏故爾此老謬之罪想矜察此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暑萬里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錄惟節哀愼重某不敢拜狀郡君惟千萬俯爲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令弟不殊此意

十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梧至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在淮南路行不由江西卽不過黃又不知某能及公之前到黃乎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廼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亡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十一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癘又聞

尋已瘥損不知即日何如扶護哀痛且須勉强開
解卑心憂懸書不能盡奉觴之意惟深察此心哀
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晁仲之力不甚
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
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
遣此人奉書不謹千萬恕察不宣

十二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仰此謂至梧
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江已而水乾無舟遂作番
禺之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

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眞爲異代之寶也徒有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某即度庾嶺欲徑歸許舍翁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强食自重

十三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云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撰相見日以見授也處度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便發書前路問人有可死轉爲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

湖未能赴救已爲慚負有銀五兩爲少游齋僧託
遂與處度也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
復因侍次致懇千萬寬中保衛爲請不宣

與蘇子容二首 離黄州

某頓首違去左右已逾周歲矣懷仰之心惟日深
劇比來伏計機務多暇台候勝常向聞登擢常附
啟事少致區區想獲聞徹未由趨侍伏望爲國保
重不宣

二 離黄州

某頓首廣陵令姪出所賜教勞問備至感戴無量

兼聞比來台候康勝以慰下情某欲徑往毗陵而河水未通留家儀真輕舟獨行耳未即伏謁門下豈勝馳仰乍熱伏冀爲道自重謹奉手啓不宣

與劉貢父七首 以下俱徐州

某落久不奉書直是懶墮耳更無可藉口蒙問所以然但有愧悚厚薄之說既無有公榮之比亦不然老兄吾所畏者公榮何足道哉人心眞不可放縱閑散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欲寫此書久矣可笑可笑兄被命還史局甚慰物論當然此事當專以相付乃爲當耳示諭三宿戀戀人之情之常誰能

見者然吏民之去公尤難耳何日遂行難

請自重謹奉啓

二

某啓向聞貢父離曹州遁中附問必已轉達卽日不審起居何如聞罷史局佐天府衆人爲公不平某以爲文字議論是非予奪難與人合甚於世事南司觧舍甚佳浮沉簿書間未必不佳也至於進退毀譽固無足言者貢父聰明洞達況更練世故豈待言者耶但區區之心不能不云爾某蒙庇無恙但秋來水患僅免爲魚而明年之憂方未可測

或教別乞郡脫去又恐遺患後人爲識者所譏已附詔使奏牘乞以石甃城腳週迴一千丈其役甚大且艱但成則百餘年利也此去又須晝夜勞苦半年乃成成後句一宮觀漸謀歸田耳窮蹇迂拙所値如此柰何柰何何時面言以散蘊結乍寒惟萬萬自重不宣

三

某啓示及回文小闋律度精緻不失雍容欲和殆不可及已授歌者矣王寺丞信有所得亦頗傳下至術有詩贈之寫呈爲一笑老弟亦稍知此而子

由尤爲留意淡於嗜好行之有常此其所得也吾儕於此事不患不得其訣及得而不曉但患守之不堅而賊之者未淨盡耳如何子由已赴南都十六日行矣

四

某啓近辱教并和王仲素詩讀之欣然有得也久不裁謝爲愧多矣向時令押綱人候信者附書信不審達否即日起居佳勝詩格愈奇古可令令子錄示數十首否僕蒙恩粗遣水退城全暫獲息肩然來歲之憂方未可量雖知議閉曹村口然不敢

便恃其不來有一事須至于淸聽去歲曾擘畫作石岸用錢二萬九千五百餘貫夫一萬五百餘人糧七千八百餘碩於十月內申詔使仍乞於十二月已前畫旨乃可幹辦雇募人匠計置物料正月初下手四五月間可了雖費用稍廣然可保萬全百年之利也今已涉春杳未聞耗計日月已迫必難辦集又聞有旨下淮南京東起夫往濰州其勢必無鄰郡人夫可以見及前來本州下南京沂宿等州差人八千人并本州差夫三千五百人共役一月可畢以此知前來石岸文字必不遂奏今別相度裁減作木岸工費僅減一半用夫六

千七百餘人仍差三千五百餘人以常平錢召募糧四千三百餘碩錢一萬四千餘貫雖非經久必安之策然亦足以支持歲月待河流之復道也若此策又不行則吾州之憂亦未可量矣今寄奏檢一本奉呈告責父與令姪仲馮力言之此事必在戶房可以出力萬一不當手亦告仲馮力借一言此事決不可緩若更下所屬相度往反取旨則無及矣況所乞止百餘紙祠部其餘本州皆已有備若作而不當徐行遣官吏亦未晚惟便得指揮閏月初便可下手爲佳某豈曉土功水利者乎職事所迫不得不爾每

白笑也若朝廷選得一健吏善興利除害者見代一郡之幸也然不敢自乞嫌於避事爾言輕不足以取信惟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棄爲魚鼈也僕於朝中誰爲可訴者惟貢父相愛必能爲致力仍乞爲調其可否詳録付去人回不勝日夜之望未緣會面萬萬以時自重人行奉啟不宣

五 以下俱翰林

久濶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作無量字畫妍緊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車時皙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

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聞萬萬爲時自重不宣

六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誚奈何奈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効而蕆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七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有佳思也人情責望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曾子固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逺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尚能記憶其為人又甞見先君欲求人為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

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為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即其遺書粗加整齊為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與曾子宣十三首 登州還朝

某啓流落江湖晩獲叨遇惟公照知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親高誼謂得永久不謂尚煩藩翰之寄違濶以來思仰日深特辱書教伏承履兹初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爲國自愛不宣

二 以下俱翰林

某啓日欲作塔記未嘗忘也而别後紛紛實無少暇既請寬限而自違之慚悚無地數日來方免得詳定役法自此庶有少閒得應命也屢煩誨諭知罪深矣

三

某啓上黨鴈門出一草藥名長松治大風氣味苦烈亦可作湯常服近歲河東人多以爲餉若不甚難致乞爲求一斤許仍忌造次

四

某再拜啓張倅損其父諱之名谷者歐陽文忠公之友也文行清修有古人風而仕不遂攝亦守家法令子翁也與之久故幸得在左右想蒙顧遇適有少冗而張倅行速不盡區區非久別奉狀不宣

五

某啓涉暑瘴病久闕上問曲蒙存録遠賜手教感作深至比日鎮撫多暇起居清勝某託庇粗如直舍塊處游從稀少西望旌棨臨書惘惘伏暑尚熾伏惟順序保練少慰下情不宣

六

某蒙庇如昨幸與子開同省孤拙當有依賴幸甚幸甚衮衮過日無毫髮之補甚不自安又未敢乞郡何時欵奉少盡所懷臨書惘惘寄惠長松椽實天花菜皆珍異之品捧當感怍

七

某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卽爲詞頭所迫率常以半夜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力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上一邂逅而別

七

某啓昨日又辱寵顧感幸殊深仍審台候康勝爲慰塔記重承來諭敢不稟命承借發願文幸得敬閱人還迫夜奉謝

九

某啓昨日辱台旆臨顧不及拜迎方欲裁謝不敏
遽枉手教感悚無地且審比日起居佳勝啓行有
日終當十一邂逅續馳問次人還草草不宣

十

某再啓退辱示諭讀之汗流洽背非所以金芘不
肖也塔記如河之誓豈敢復渝惟深察之

十一

某深欲往會屬以約數相知在淨因矣不罪不罪
後旬更不敢有所如謹俟 命耳來日必獲望見併
留面謝悚息悚息

十二

某再啓自公之西有議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邊落寧肅公豈久外哉示諭塔記久不廢納愧悚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赴潞幕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啓冗迫不盡涵區

十三 南遷

某本不敢通問特承不鄙廢放手書存問乃敢裁謝萬一塔記久草下因循未曾附上今不敢復寄與時萬一北歸或可録呈為一笑也旦夕離南郡

西望悵然言不能盡意

與劉仲馮六首 徐州

某啓早秋微涼伏惟機務多暇台候萬福高才盛德進貳西府有識共慶豈惟區區契舊之末未緣伏謁門下但有馳仰伏冀順時爲國保練不宣

二 揚州

某拜違朞歲衰疾殊畏書問不繼愧負深矣到揚數病在告出輒困於迎送猶幸歲得半熟公私省力可以少安皆德庇所遣也

三 以下俱定州

某啓近奉賜教獎予過重感怍不已比日機務多暇台候勝常某蒙庇如昨未緣接侍但有馳仰乍暄伏冀為國自重謹奉手啓不宣

四

某再啓將官杜宗輔前於言詞而治軍嚴整有足觀者趨闕參見幸略賜問當備驅使也

五

某啓近將官赴闕附狀不審已開覽否比日履茲薄暑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民雖饑乏盜竊衰止若旦夕得一麥熟遂大稔矣未緣瞻望伏冀為國

自重不宣

六

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當奏乞修軍營頻瀆朝聽悚息待罪利害具狀中此不縷陳鄰近諸路皆時有北賊小小不申報者尤多民甚患之惟武定一路絕無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近承指揮開禁山事此正專本司舉察方欲從長酌中處置奏聞次走馬者聞之遂以為已見耳此弊所從來遠矣趣税為永業者已數百家若驟以法繩治起遣其人搔擾失業有足慮者自某到任後有

伐開耕者四五火無不依法編管前此皆蓋而不本
問縱有本縣寨解到亦平治小了耳其人開耕已
成業者見別作聲畫旦夕回申次

先生全集卷之五十